

南宋書

自四十  
至冊八

坎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33
冊數	8 ( 6 )
函號	286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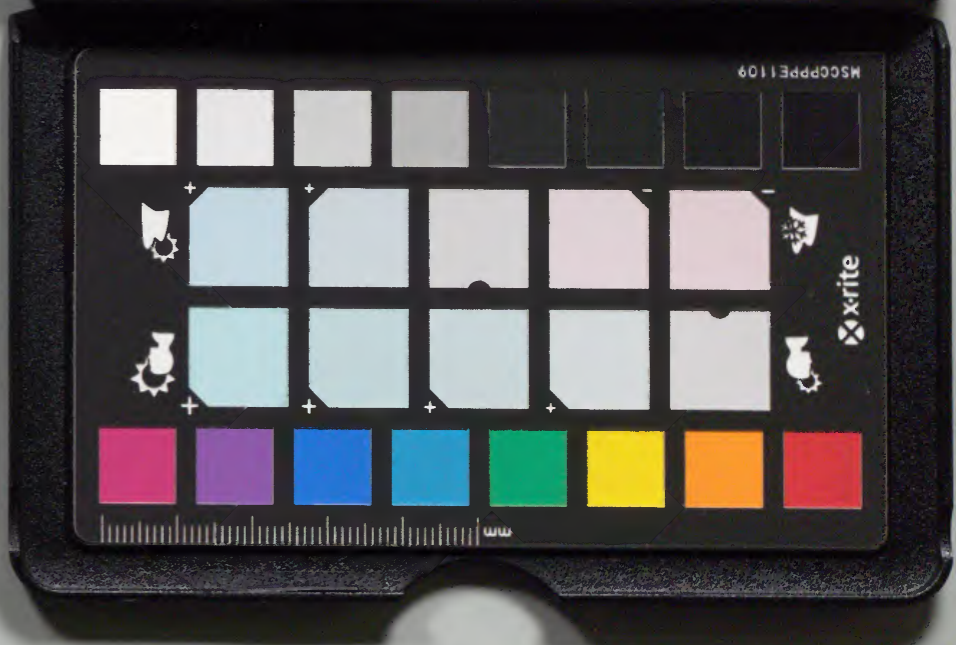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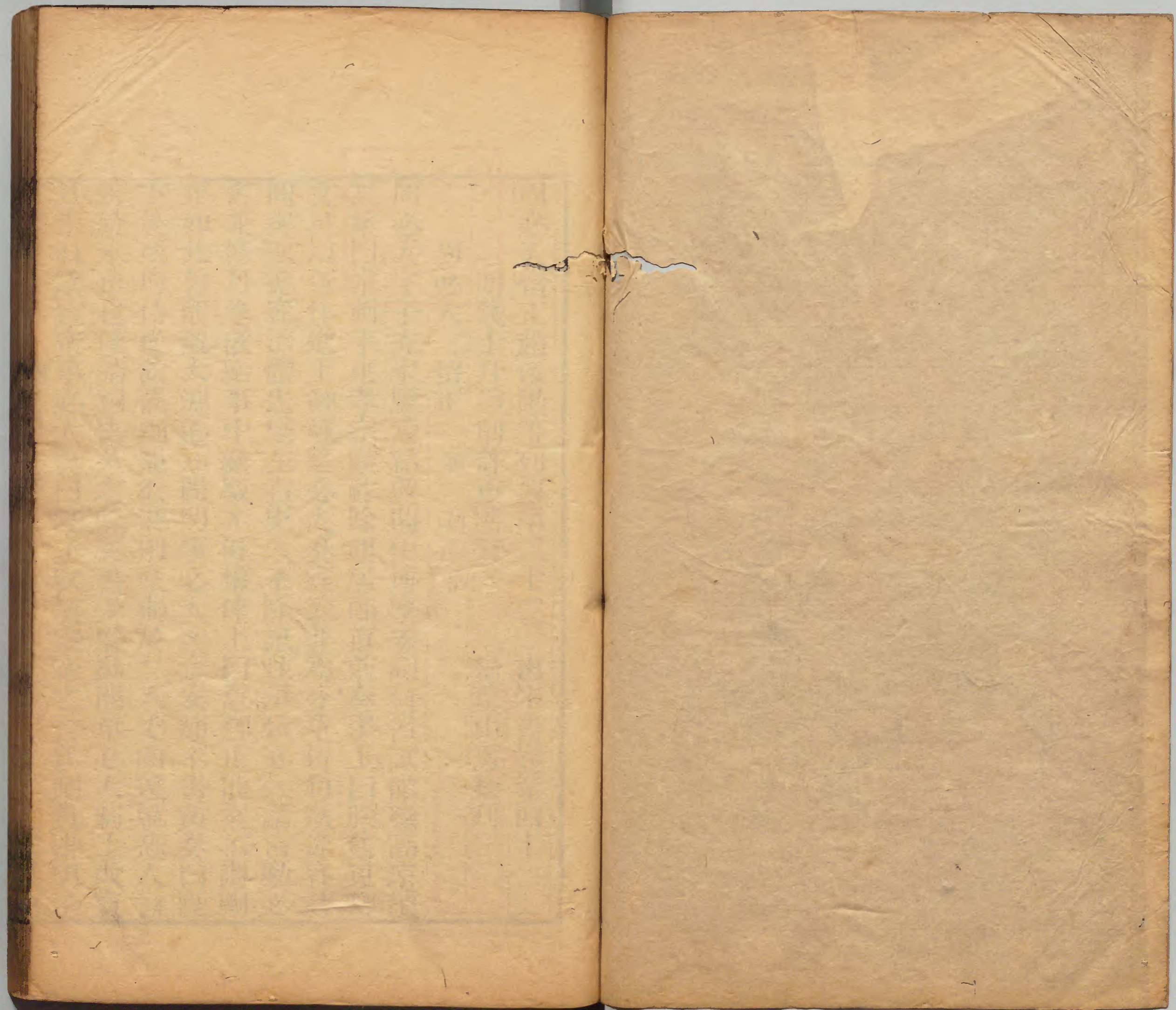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周必大留正趙汝愚等列傳第二十二 南宋書卷第四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草

文

掃葉山房

校刊

文庫

周必大

留正

附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家廬陵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筆制手也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

文其以近作進上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覲龍大淵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遂請祠去久之除祕書少監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



南齊書 卷四十一  
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  
霍光至於公孫宏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  
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有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  
儒名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  
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  
趙雄使金賚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  
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  
心中事此大才也一日詔對選德殿帝以在位既久功未有成治  
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言陛下練兵以圖恢  
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治國而守數易是責實  
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  
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爲革二弊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  
奏曰昨舉朝以爲不可陛下亦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  
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必大遂子祠說露章薦濟  
必大於是除必大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歸久之除直學士院  
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衡之變乎正以讎  
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  
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  
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  
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與宰相固當  
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  
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有介椒房



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子而不予則有怨不當子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金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引見每乞去上獎勞再三忽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至

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拜左丞相留正拜右相上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咽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卽位拜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何澹爲諫長劾必大出判隆興寧宗卽位致仕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自是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爲罪首薨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揚忠襄邦父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爲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授陽江尉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賊  
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海上使戶知  
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於上得  
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畧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  
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  
嘉嘆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  
京城失守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  
喜諭輔臣曰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歷官考功郎太常  
諡葉義問恭簡正復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入邊  
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左右  
曰脩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於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  
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從之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

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進四川制置使平西  
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  
歸裝僅書數箠人服其清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  
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  
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  
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  
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  
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引趙汝愚首從班  
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爲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早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  
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漢文卽位卽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



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閣已久宜正儲位進封申國公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爲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密行及吳挺死韓侂胄爲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吳曦環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舉漢明帝拒館陶公主事言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憲宗召吐突承瓘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計卿宜自處正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

儀使於是上遣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成禮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卽上疏言極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懇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卽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論既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卽位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正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



諭之曰此非知閑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後正浸失上意侂胄從而闕之詔正判建康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嘉泰元年復少師薨諡文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至言者深文指爲棄國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范成大薦諸朝遷著作佐郎輪對論三事一毋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至論兩稅折變大

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晉臣翌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卽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官未供職林栗奏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簽書樞密院事上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以溫清定省爲先彌縫緝密人無知者薨諡文靖

趙汝愚

附

崇憲

必愿

良淳

彥逾

趙汝愚字子直楚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餘干縣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



母訃至卽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洩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進四川制置兼知成都諸羌蠻相挺爲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後光宗紹熙二年召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卽位爲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恐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

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賀又不出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又論臺諫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又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皆不報汝愚力辭給事中黃裳言義端忌賢不可不黜上乃黜義端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



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嗣秀王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闈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奏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玘素畏慎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

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懇因臨朝佯仆於庭汝愚自度不得辭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玘之議不諧汝愚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侂胄屢奏不獲命遂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八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



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佻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令諭好爲之禮報佻胄云來早憲聖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佻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騫余端禮使郭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闕之語取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闕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卽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席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宮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上命汝愚進右丞相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孝宗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



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韓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羅點曰公悞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用事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汝愚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奏言陛下卽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去臺諫皆出獨斷而主威不免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吏部侍郎彭龜年陳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擯汝愚汝愚疎不虞其奸趙彥逾以嘗達意于郭杲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懌與侂胄合陛辭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黨上疑汝愚侂胄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爲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羅點卒侂胄又擢京鏗代點汝愚

始孤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視正士爲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李沐爲正言奏汝愚同姓居相位將不利社稷汝愚遂罷相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翼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李沐劾祥罷之太學生楊宏中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



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趙師召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鏐所窘暴薨天下寃之侂冑誅復原官諡忠定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庭進封周王長子崇憲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進士對策擢甲科汝愚貶死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官崇憲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力辭以爲先人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

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如公論果爲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讒謗旣辨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稿畧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于爲善耶聞者愧之嘗因閔兩求言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勿加蓋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愴餘黨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知江州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



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規幾倍徒崇  
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遷轉  
運判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  
藥與食歲久寢移爲它用崇憲至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  
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爲廣西經畧安撫嚴民夷  
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  
不至者有懲

必愿字立夫崇憲子也嘉定中知全州陸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  
周惇頤之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  
請也遷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  
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  
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

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况在數千里之  
外責次輔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况於不安其位中書  
政之本也今固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  
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  
名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自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  
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  
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其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  
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闈宦而人或疑於闈  
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  
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雖有去弊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  
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嘉熙元年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  
稔禍之刑牽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荆襄淪沒祖



宗之基業莫能保准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心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常享瀾畧於原廟之尊節鉞隆恩殷勤於邸第之貴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徇國之誅思室鬼高明之瞰先編民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釁尚堅固革奢華戒宴殿無度之讌酣節內庭不急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轉對言正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舌矣端平初年沉疴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甚可惑也又曰毋使八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直士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又言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謂宜天意可回而

災惑失度鬱攸煽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日之虹脅陽之雹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大水上市封事曰海潮毀隘浸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周官國有大事則舉大詢之理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集羣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暫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輸豈可輕施妄用願陛下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衛文公之布衣帛冠可也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蹂成都破又明年夔陝徙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明年真陽擾安豐危成都遺燼民無子遺又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晏之先期蜀警於大宴



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疏入迁丞相史嵩之罷奉祠淳祐五年爲福建安撫必愿平易近民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卽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水修教士卒知勸乞歸不許卒於官

良淳汝愚曾孫也以學行名號賢宗子仕所至以幹治稱浮湛冗官二十餘年知分寧縣分寧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咸淳末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時歲飢民相聚爲盜或請以兵擊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以獻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兵稍戢已而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迫獨松關軍其東

西門良淳率衆守夜就茭舍障上先是朝廷遣吳國定援宜興宜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良淳見其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爲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泣出復投繯而死

彥逾魏悼王後叔寓曾孫也累遷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卽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遺挺書俾損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郡適旱饑彥逾發粟賑糴民賴以濟孝宗



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爲用  
遣范任告之杲不應汝愚乃密告彥逾以翼戴之議彥逾大喜郭  
杲嘗被誣彥逾爲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  
謀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卽位汝  
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  
改四川安撫制置使爲政不擾蜀人便之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  
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觖望乃譖汝愚吳挺卒朝廷用邱崇  
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領  
以武帥其後吳曦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以巧發爲能  
每事下有司必曰服乃已嘗試一武臣子無實祥坐譴自甘憲具  
論祥意上駭曰朕幾悞矣歷遷國子祭酒趙汝愚去國祥疏爭

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留正棄卽亡去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  
陛下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之意使精忠巨節拂鬱  
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諡肅簡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補國子生韓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論罷  
趙汝愚竄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掄爭俱被斥宏中  
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  
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  
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倣  
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竊  
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  
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  
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



南史書 卷四十一 捕頭山房  
既而李祥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  
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舐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  
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已也乃欲  
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去之  
不足惜恐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今日  
耶陛下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槩疑  
善類此臣等所未諭也伏願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  
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竄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  
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於臺諫侍從佐  
胄大怒六人皆編置天下號爲六君子寧宗幸學特旨發還開禧  
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守余嶸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  
甚懼遷武學博士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丞試策士及其故

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  
命宏中宏中白於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  
自愛遂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卒

徐範侯官人既署名宏中疏閩士有愆禍請削名者亦止範範曰  
業已書名矣尚何變遂編管五百里禁錮十餘年登嘉建元年進  
士遷國子主簿八對言時平當裁不急况多事之秋哉歷起居郎  
卒

余端禮 附劉穎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知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  
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詣中書  
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  
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者讐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



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謀盟好內修武備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於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已至不可以後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

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詔太常禮部集議有可  
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上為之止光宗立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上意未決端禮言置大將軍而非其人無蜀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時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大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



子之大孝也寧宗矍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禮汝愚去右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欲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鬱鬱不愜志遂稱疾求退薨諡忠肅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由是知之遣其子棡與游召提舉浙西常平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通塞大流民田賴之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平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土供自若而逃田盡復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穎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

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方居中用事穎謝絕之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倚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卽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端禮繼相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贊曰益公端謹正色治朝魯公純誠臨變能定周王蹇蹇大事不惑古社稷臣無疆惟烈處恭善匡國謀所宅



事 善至國精而半 知 贊曰益 公 時魯公 始 變 周王 奏 奏 大 鳴 參 人 太 出 對 果 賢 參 姪 之 責 非 卒 味 之 憂 出 獻 斷 絲 味 善 醜 濟 滿 余 參 姪 某 觀 去 而 人 太 曾 五 腹 致 幸 善 翁 之 賤 曰 味 公 人 太 王 而 不 休 欲 文 愚 獻 味 斷 試 窺 寺 邪 雨 不 損 申 吳 尚 曾 林 立 語 曰 與 風 賦 式 局 中 用 事 醜 擄 絲 之 普 言 士 以 不 忍 良 為 重 其 為 少 宗 十 給 羊 首 以 飲 數 疇 之 醜 笑 曰 吾 視 俗 出 其 五 卦 班 日 韓 詩 自 贊

徐誼樓鑰等列傳第三十三

南宋書卷第四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徐誼字子宜温州人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倚矣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志誠而無權衡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及將禫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欲為忠則忠為奸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  
寧宗卽位侂胄以賞薄缺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  
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甚衆嘗  
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  
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  
乃直面諷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  
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  
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疏責誼南安軍安置久之爲江淮制置  
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淮人在建康  
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張備禦請專捍敵勿從後移知隆  
興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爲圖  
式後謚忠文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  
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馭毬馬一旦有警  
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  
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示武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曰人臣獻  
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卽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光宗卽位殿中侍御史闕  
上方嚴其選宰臣留正舉光祖上曰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  
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本朝士大夫  
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至慶歷嘉祐  
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  
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旣  
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



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朝野所共屬者一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閹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可仗寧宗卽位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林土薄水淺

乞議改卜旣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薨怒旋悔熹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不聽爲劉德秀劾罷韓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謫房州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連衡以抗賊曦誅則以書屬宣撫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侂胄誅知潼州府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諱日先是后崩以郊禋期迫六日宣遺詔改從本日從之卒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卽位累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



至思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凡厥疑情一朝渙然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體仁及徐誼達意少保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聖皇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者竟以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霅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

執役後倚佞胄躡躑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未幾果敗佞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宜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爲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敗開禧二年卒真德秀從其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薦除太學博士劉光祖以論吳端徙龜年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譏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



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壽除起居舍人龜  
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  
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  
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  
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  
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  
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  
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  
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  
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  
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乎上云知之寧  
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

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因奏往  
朝南內定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  
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  
廷尚可布政出令况重華一宮豈爲不足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  
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  
上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  
耳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一日御筆朱熹黃裳陳傅良  
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  
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龜年知  
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充金國  
弔祭接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  
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陸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



南齊書 卷四十一 五  
宜併出不報迨佞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  
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佞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  
佞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佞胄與內祠龜年與郡慶元  
二年以呂裴言落職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  
得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  
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  
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卒後佞胄誅賜諡忠肅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  
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夔夔爲罷糴民便之遷國子博士光  
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  
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  
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

周之王卽今之帝也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也故春秋必書王正  
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  
踰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苟不能統御何  
以服之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  
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  
焉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吾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  
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  
明白忧心樂之不知其多也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  
諷嘗製渾天儀輿地圖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  
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  
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晏宮中從容爲  
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紹熙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



南齊書 卷四十一 荆襄陽據江  
寢弛裳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  
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清兵  
一二萬人屯襄漢間以張形勢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  
樞密院御史汪義端醜詆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  
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所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  
裳在鎖闈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裳繳其命光宗  
不過重華宮裳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裳請斬舜卿  
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臣竊惟致疑之因有四陛  
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壽皇之子陛下下一人壽皇之心  
憂陛下甚切有以知其必無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壽皇  
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陛下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又無乃以  
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病且老以天下付陛

下非有爭心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  
善之心非賊恩也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乃若貴爲天子不  
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  
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  
交父子之歡則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  
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  
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  
是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是侍講  
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是翊善  
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  
病不能朝改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臣恐數年之後左右迎合因  
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



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臣之所憂者一也臺諫之言曰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或暴近習之罪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人主不能自由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臺諫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曰退小人曰進矣臣之所憂者二也又引魏徵十漸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權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是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裳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須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嘉定中賜諡忠文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累遷國子編修歲旱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遷祕書郎寧宗時爲皇孫點兼教授入講至哺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皇孫務學不休奈何止之歷太常少卿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無憚啟告點曰君子得志嘗少小人得志嘗多蓋君子志在天下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



以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途之言皆謂陛下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已騰眾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溺於酒色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上念兩宮延望之意因求去不許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為壽皇子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及壽

皇不豫點隨宰執班進諫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眾慟哭而退越三日詔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指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崩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點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對面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諡文恭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樓鑰 李大性 黃度 林大中 陳騏 附婁機 湯壽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



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貼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奏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爲不得已凡有剽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吏銓多所壅底鑰革去之曰簡要清通達尚書郎之選擢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廻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以全聖孝光宗內禪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治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

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卽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又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不聽尋奪職侂胄誅起鑰爲翰林學士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帝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克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詔從之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求去薨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李大性字伯和四會人其先御史積中八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罔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差判楚州郡守都統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持不可累遷工部郎陳傅良彭龜年黃度相繼去抗疏言數人之



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臣竊寒心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金使祭奠常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兄死不哀聞子臯將為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恐貽譏中外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侂胄意出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饑饉疾疫大性首議賑貸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眾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副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鑼錢重楮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錢貨流通除刑部尚書丐祠卒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於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

從列為名臣云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守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宮度切諫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罪大於李輔國上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改右正言丞相留正去國韓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與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長小人聲譖可乎侂胄驟竊政柄度將疏論其姦為侂胄所覺御筆遽除知平江府度言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國之利俄知婺州坐不發縣令贓罪降罷而黨論起侂胄誅除太常少卿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知福州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知建康以人物為已任推挽不休歸越卒壻周南平江人從葉適講學為池州教授御



史劾度併南俱入偽學黨南端行拱立終身不進官既絕意當世  
敝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怡我老俟我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疏言臣昨簿正奉  
常實陪廟祀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  
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疎夙興  
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陳賈以靜江  
守八奏大中論其庸回亡識紹興二年雷電交作乃上疏曰仲春  
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辨邪正毋使小  
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得行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  
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不報  
大中求去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大中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

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尤袁樓鑰疏云大中言官當與  
被論者有別寧宗即位召遷給事中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  
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鑰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  
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  
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  
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命侂  
胄外任則事體適平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  
行大中復奏不聽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揀之汪  
義端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遂削  
職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撿杞菊取溪魚觴  
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省



南宋書 卷四十一 十三  
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  
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乎侂胄誅名試吏部尚書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  
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賀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計儻初志畧遂卽乞身  
歸矣卒諡正惠

陳騏字叔進臨海人紹興中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  
上累官祕書少監太子尹臨安騏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學非  
所以毓德太子矍然亟辭兼崇政殿說書上欲采宋晉以下理亂  
大端約爲一書謂騏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  
與祠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二年春雪雷騏疏言宮闈之  
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

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  
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寧宗  
卽位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右相騏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  
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騏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  
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  
侂胄俱請祠騏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  
與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與郡尋告  
老卒諡文簡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擢監察御史蘇師旦怙勢妄作獨憚機韓侂  
胄議開邊機謂恢復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一  
旦兵連禍結奈何侂胄不悅遷右正言詔遣宣諭荆襄機曰使往  
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釁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



曰若此成功以據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愈深耳鄧友龍劾其異議機遂罷侂冑誅歷進參知政事卒湯壽瀏陽人國子博士疏留朱熹直聲大聞於時與韓侂冑陳自強不合屢喉言者中傷奉祠閑居之日多於揚歷屬辭務持大體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語

贊曰正人立朝如樹松柏忠誼有扶回互則斥上飫其讜下享其澤孝終寧初道隆姦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三終

倪思王介等列傳第三十四

南宋書卷第四十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倪思

王介 附子整

項安世

王阮

游仲鴻 附子似

柴中行

胡夢昱

楊大全

何異

孫逢吉

章穎

莊夏

戴溪

曾三聘

徐邦憲

宋德之

黃黼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累遷著作郎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嘆奏言陛下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初孝宗置封樁庫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思請母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



庶得從容論奏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浸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灤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襄狎終於恣橫卒之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與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出知紹興寧宗卽位召入學士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人望豈宜專以潔已爲賢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窳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

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生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旣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子祠侂胄亟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又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必蹈覆轍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出知鎮江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革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罷不復起卒諡文簡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畧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喝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第三人寧宗卽位介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職求通介拒之侂胄怨益深會學

禁起諫議姚愈劾之奉祠蘇師旦忿介不通謁以甲寅廷對語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我髮已種種豈爲鼠輩所使耶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御史徐榘劾介立異奉祠侂胄誅累除國子祭酒會不雨詔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疏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羅日愿爲變是下謀上也修好增幣金猶缺望是夷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逐者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者置左右蔡秦覆轍可以爲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升太子右諭德太子嘗欲索館中



南齊書 卷四十一 三 掃葉山房  
圖畫郤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  
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值以資見聞權中書舍人張允濟以閤  
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丞  
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因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權  
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  
去國介奏曰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  
下也疏奏乞補外出知嘉興奉祠卒諡忠簡子埜

埜字子文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史  
嵩之帥武昌進和議埜言今日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繼爲副都  
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然之淳祐初嵩之起  
復埜上疏乞聽終喪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遷沿江制置使巡

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  
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  
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  
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如全子才劉子澄寡謀  
喪師乞罷其祠祿爲誤國之戒從之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不合  
罷奉祠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除祕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  
言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今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  
暮往則謂之定在反掌間耳不報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  
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陛



下必自知其狹且小矣試命版曹具一歲之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增取幾何陛下試命有司具一歲之用陛下必自知其爲多且濫矣用不量賦上下之積不得不空山川之藏不得不竭非更張之未知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陛下宮中之嬖嬾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民生日厚國力日壯矣時朱熹召至予祠安世上書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變

常之舉也夫明知其賢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明知公議之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不報俄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起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仇胄所惡安世因貽仇胄書其末曰偶送賓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仇胄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闕德安益急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似爲宣撫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



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坐免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祖厚父彥傅皆有軍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辨奮發四坐莫能屈常謁袁州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朱熹於考亭熹與語大悅之孝宗初卽位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選懦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廼駐臨安已三十年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圍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也知貢舉范成大讀之歎曰是人傑也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

分牧之資紹興初知濠州請復曹瑋方田修種世衡射法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荅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批旨子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初調隄爲簿李昌圖總蜀賦奇其才曰董餉積年惟得一士薦擢四川制司幹辦公事叙州董蠻犯隄爲境將討之仲鴻請行詰其豐端以州負馬直也乃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以遲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



可次第以減輔然之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  
經畧西事仲鴻曰公不聞呂申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  
愚悟而止光宗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有霍光語汝愚駭立  
焚之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  
留正以病去又簡汝愚曰禫日不決禍必起汝愚不答汝愚拜右  
相以仲鴻久游其門避嫌不用韓侂胄用事汝愚已危益自嚴重  
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覦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  
仲鴻往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顧憂彼耶朱熹去國  
仲鴻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宰相留正之去不  
以禮諫官黃度之去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不以道自古未有舍  
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御史胡紘誣汝愚久蓄邪心  
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正統所在者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

孝伯見之曰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  
可察故紘隱之汝愚罷相仲鴻乞外越三年擢利路轉運判數忤  
宣撫吳曦曦叛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  
編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我死卽填其日  
宣撫程松棄師遁仲鴻以書勸楊輔討賊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  
紱曰宣威肯留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  
去曦誅予祠歸卒劉光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諡曰忠

游似字景仁仲鴻子歷官吏部尚書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  
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嘗不速嘉熙中拜右丞相卒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韓侂胄禁道學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



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核廣西  
轉運使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為大  
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遷太學博士轉對首論  
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  
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苞苴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  
賊吏之法出知光州治行為淮右最遷兩京轉運使兼提刑中行  
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  
日與民爭利天下方旱中行盡捐酒稅斥征官黥務吏甘澍隨至  
官取鹽鈔贏過重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江  
陵戎師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於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三  
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  
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勵宿將遷江東轉運判華

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卒發其辜  
入為吏部郎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  
緣為奸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允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中行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  
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  
際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崇政  
殿說書奏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  
大綱所在必出人主親擢則權不下移今爭為妾婦之道國家之  
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  
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為誣真法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  
亂願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理宗即位主管鴻慶宮卒

南未書

卷四十二列傳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官大理寺評事傳國璽來歸羣臣皆恩賚



夢昱獨辭言當以敵勢叵測爲憂寶璽無足爲重及窮治雪川之變轉相誣引少卿徐瑄蒞其獄胡語徐曰身爲法官何忍坐視令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貽書彌遠李知孝劾之羈管象州梁成大繼言之復徙寧越未及行卒弟利用從編管象州死兄夢白昇喪歸亦死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夢昱仗節死義足寒姦人之膽上追悼贈官諡剛簡

楊大全字渾甫青神人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寶明日達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不報於是三上疏其畧曰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克聽從亦不加斥逐徒餌之

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饜富貴甘參養以消磨其風節平居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聾瞽耳今朝士瀝忠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又不報寧宗卽位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之選爲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不與選會御史虛位有力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不往實錄將上上當推恩大全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光宗愆於定省異時爲右正言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不報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與異交審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



起知夔州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謂戌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爲天狗蜀其將有兵乎旬祠嘉定初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致仕卒年八十一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紹熙二年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至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工部侍郎潘景珪結貴幸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日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褫視朝綱景珪遂罷朱熹在經筵特論切直小人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經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

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日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疏曰道德崇重無若朱熹志節端亮無若彭龜年二人旣絀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及侂胄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胄至扈從者却入逢吉日旣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卽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閣職抗疏力爭同列密以告侂胄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卒謚獻簡第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爲亂羣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  
平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召對者自穎始時王抃  
以言奉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  
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  
論也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  
事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  
出寧宗卽位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  
奏言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詔諭汝愚無聽  
其出不報御史劾穎阿黨罷家居久之侂胄誅累遷刑部侍郎對  
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  
筆詔穎考訂削譌從實上之丐祠卒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

窮達所移黨論方興朱熹移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  
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事責者非公  
吾誰望耶諡文肅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慶元六年大旱求言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  
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  
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學博士言  
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  
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  
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  
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  
壯及等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



南朱書 卷四十一 是也除兵部侍郎與祠卒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歷除太學錄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閒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符離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消後患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卽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太子曰便服說書非公禮母嫌也嘉定八年致仕卒謚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欲幸玉津園三聘疏言今人心旣離大亂將作而

陛下安意肆志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究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卽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不知死所孝宗病革復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及孝宗崩帝不能執喪三聘謂今日之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可避煩言寧宗立知郢州韓侂胄指三聘爲趙汝愚心腹與祠侂胄誅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賜諡忠節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遷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非者邦憲首諫用兵不可太驟後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



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力為表裏也侂冑嗾御史徐枏擊之罷祠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知江州卒諡文肅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遷編修樞密院時兵釁有萌會赤眚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侃李爽在兩淮故預以為慮出知閬州會曦變事平始赴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

詔降一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不許論者亦稱其賢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舟請行貝州之變文彥



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  
昇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  
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  
鄙有警則任以重寄出將八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歷進兩浙轉運  
副使浙東瀕海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備捐漕計貸之乞捐  
僧牒緡錢賑濟遷侍御史以劉德秀論劾奉祠卒胡夢昱舊史無  
今增人  
贊曰是捐是剛或婉或揚言舉氣銳思深謀臧濟濟在廷國  
之芬香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四終

王趙林京謝列傳第三十五

南宋書卷第四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王淮 附鄭丙

趙雄

林栗

京鏜

謝深甫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紹興中為臨海尉蕭振帥蜀辟真幕府高宗  
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尋改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  
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宰相湯  
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除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  
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  
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出淮知建寧淳熙二年  
除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  
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  
奏田淇失利淮謂二將戰沒罪之何以勸來者時宰相久虛淮與



李彥穎同行相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恩疏可乎八年拜右相先是夏至秋不雨是日甘霖如注上喜命相而雨乃命諸郡絹錢盡蠲一年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府宋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江提舉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浙江

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害或謂不必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強借菽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龔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得疾忽語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薨諡文定初唐仲友與呂祖謙同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熹故主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游天台狎營妓嚴夔屬仲友爲脫籍仲友問夔汝從陳秀才能忍饑乎夔不果脫亮大恨譖於熹言仲友誚之熹爲提舉撫拾仲友事言其與夔爲濫吏逮夔實之夔備受箠楚獄吏誘之承夔云縱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於是一再受杖卒不承事聞上以問淮淮曰秀才爭閒氣耳遂兩罷



鄭丙長樂人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奏台州守臣唐仲友不法事王淮芑之熹章十上丙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於是御史陳賈奏乞擯斥道學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善類被危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尚寬丙曰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趙雄字溫叔資州人虞允文八相薦於朝乾道五年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進見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卽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齊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覆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

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於我上命雄出使賀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卽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嘗疏議恢復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淳熙二年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孔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五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置而不問可也乃止紹興帥張津獻



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代民輸和買丁折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蘭以故事不可雄乞免改知江陵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之城成民不告擾張栻被召除侍講虞允文與雄之徒沮抑之栻復出荆南雄事事相沮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受禪詔進魏國公薨諡文定

宗廟之讐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於真揚海道之防徧於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供無益之費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泣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在邇臣則邇臣重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



習得而審之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迺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充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齊廢齊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

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豈反出強敵下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栗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禮不可不留聖意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於祖妣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誤人必矣今日



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遂市道庸流以湯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竊謂賈誼復生無以易此除知夔州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如翼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如翼帥兵伐其喪兵交於二州之境如翼復以重幣借兵諸洞而出師帥府栗曰如翼實名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如翼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如翼不知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扎賜栗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路豪族又且首爲釁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如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集家兵與官軍戰潰如翼遁去栗取巨惡九人誅之蠻徼遂安旣而如翼入都訴栗受田氏金上大怒鐫職罷歸旣而事白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

郎官旣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趨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春秋戰國之態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旣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旣除兵部郎官合有統攝望將熹停罷上謂其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近初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更襲丙賈傳授之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讒言橫生何所不有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卒諡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挾私忿遂至攻  
詆名儒殆與何澹劉德秀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辨  
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參政  
遂薦鏜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王希呂曰京鏜兩試  
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問政事得失時上銳志  
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  
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擢爲監察御史金遣賀生辰  
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僨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爾闕  
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  
稱職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  
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遺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巷不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  
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閔其勞遣郊勞之使藏式宴之  
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  
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  
久鏜卽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徐曰吾頭可  
取樂不可聞也金人知不可奪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  
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  
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  
何以賞卿鏜頓首曰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常分耳敢言賞乎  
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擢工部侍郎寧宗卽位累遷左丞相當  
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



不附者往往沉滯不偶鏗既得位一變素守於國事謾無可否但  
奉行侂冑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後宦者王德謙除  
節度使鏗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鏗曰此門不可  
啟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  
劉承規爲法以六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  
無何免相薨諡文忠後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錢端禮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  
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  
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  
得之知青田縣葛邲顏師魯交薦之孝宗召見言今日人才枵中  
侈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  
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

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  
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於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可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旣悉其實  
則栽培封植勿使沮傷上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  
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  
古人風累遷起居郎韓侂冑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  
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夫  
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請罷其命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  
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兼給事中陳源久  
以罪斥忽予內祠姜特立復詔用深甫俱力爭每禁庭燕私左右  
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位改御史中丞  
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



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故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隳壞紀綱莫此為甚朱熹出外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肯書行深甫劾傅良并罷之趙汝愚罷相深甫再劾之乃落職除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疏陳不可蹈大觀覆轍拜右丞相嘉泰元年乞避位寧宗曰卿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嘉者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余嘉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是時偽學之禁善類一空深甫秉國若不知也薨諡惠正後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贊曰淮初賈譽雄栗持正為名所攻遂甘讎佞惟鏗深甫見僻材橫何必道學相競則病

終卷

朱熹陸九淵列傳第三十六

南宋書卷第四十四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朱熹

附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顥 廖德明  
任希夷 葉味道 蔡元定 子沉 黃榦 何基 王栢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歷吏部郎秦檜議和松上章極言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肆虐病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屬賓客交私之狀陛下無自知耳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既而洪适爲相復主和不合歸屢召不起二年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祕書郎力辭主管武夷山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至郡直歲不雨講求荒政奏乞依格推賞納粟又訪白鹿洞書院遺趾奏復其舊爲學規守之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師傅賓友諫爭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議謀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心志不樂莊士之讜言下則招集嗜利無恥者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陛下之柄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陳俊卿薦熹甚力宰相趙

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浙當事任能否自見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王淮奏改熹浙東卽日單車就道入對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不能盡得姑舉軟熟易制以充其位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使陛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日鉤訪民隱凡丁錢和買之政不便民者悉釐革之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媼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益力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



宰屬看詳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乞奉祠時鄭丙陳賈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僞乞斥勿用蓋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淮罷相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熹再辭免未愈月再召又辭進封事曰古先聖王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漿酒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陛下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也往者淵觀說抃之徒勢焰

薰灼傾動一時陛下竭膏血以奉軍旅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鮮能稱職所謂講習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倍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旣無以發其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奇衰雜進之害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任哉直以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爲輔則恐其妨害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加於位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禁密不公不正之人窟穴盤踞



南齊書 卷四十四 三  
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頽弊於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陷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守道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曷嘗聞其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斬以姓名達

於貴將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薦可以得人而豈知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故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謬哉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力辭光宗卽位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祕閣修撰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詔爲宮僚彭龜年亦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寧宗卽位趙汝愚薦熹入對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熹言當訪名山不宜委之水泉硃礫之中又奏言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



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臣願陛下入宮  
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  
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自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又  
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委之二三  
大臣反覆較量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陛下亦得益明習天下之  
事矣若山林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疏入不  
報熹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餘年壽皇聖帝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  
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沙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耐廟議宗  
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  
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熹以爲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  
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始寧宗

之立韓侂胄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在講筵復數言之御批云憫  
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內侍王德謙徑  
以御筆付熹熹行沈繼祖誣熹十罪罷祠卒年七十一自熹去國  
攻僞學益急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選懦者更名  
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  
與諸生講學不休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  
之侂胄死賜諡曰文寶慶三年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登第五十  
年立朝纔四十日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  
亭延年李侗老矣熹自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淳祐元  
年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  
後曾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絕至熹



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燔退以宏名其齋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闢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以率偷惰熹沒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燔薦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尋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請自往乃駐兵萬安分兵守險馳辨士諭賊禍福寇皆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慢令者黥籍而民譸張持空券益不售燔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

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必取於楮幣則楮幣爲實用矣漕司卽弛禁改判潭州真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辭不復出紹定五年帝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燔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燔南康人陛下誠能彊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不淺帝然其言終不召也卒謚文定燔嘗曰人不必待仕宦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從朱熹學熹嘉其篤志改袁州司理參軍郡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爲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蠹也嘗干於倉不獲改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其嬰姑繫之密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胥



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  
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守悟罷都吏免所籍之家判池  
州時袁甫提江東刑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至則選好學  
之士日與講說端平初除祕書郎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  
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其所得熹曰所闕者下學功  
爾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洞見條緒其語學者當  
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淳居鄉不徇俗情  
然退守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時造廬而請嘉定九年  
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歎張陸王學問  
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  
格物而欲徑造上達反託聖門以自標榜授安溪簿未上而沒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初見朱熹語以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  
齋調泉州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  
丞相彌遠怒踰年始除國子錄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劾罷  
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雖奴隸不加詬罵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肄業荆山僧舍知化縣歲饑賑給有方光  
宗卽位遷太常簿論今禮樂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  
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出知常州提舉常平海鹽孳殖盈  
野時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  
削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  
者起廣東提刑不赴卒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  
灝單車往起徘徊不能去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



受業朱熹知莆田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遷廣東提刑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啟封還之有鄭人知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追韶韶人愬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守遠斥堠宣布威信韶晏然遷吏部左選郎官卒德明初為澠州教授手植三栢於學澠士愛敬之如甘棠嘗語人曰德明自始仕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調浦城縣從熹學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累遷禮部尚書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顯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

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卒諡宣獻

葉味道温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知舉胡絃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遷宗學論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死而不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今伯有為厲為之立後則庶乎鬼寧矣蓋諷皇子竝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闕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著作佐郎卒帝出內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所



未有也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張書授元定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嚼藜讀書聞朱熹名造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褒楊萬里薦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志時韓侂胄擅政沈繼祖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日衆有名士挾材簡傲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

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竅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賜諡文節元定於義理洞見大源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於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葬以文誄之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



之所以衍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重之八而六十四又重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重之九而八十一又重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走護喪以還年僅三十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子抗黃榦字直卿閩人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以其子妻榦丁母憂學者

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熹編禮記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恨矣吳獵帥湖北辟爲安撫司準備差遣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因驚服果于廢井得屍尋知漢陽軍值歲饑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知安慶府金人破光山安慶去光山不遠乃請於朝城安慶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市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人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暑月月休六日日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



乃治府事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是歲大旱  
榦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瀟山再拜雨卽至金人破黃州  
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  
先赴制府稟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  
至吾郡鞠死囚感夢井中者先是榦遺書李珣曰今日之計莫若  
用兩淮之民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  
既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珣  
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  
賞功罰罪者崔維揚能於清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真  
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  
倬可斬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  
之者皆休其說而諸司長吏張晏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

維揚再辭和州之命復告珣曰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置措者何  
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  
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盱眙  
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置浮光之事大率類此切意千乘言旋  
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  
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總領運使請晏  
賞亦然晏僚屬亦然邦人聞之豈不痛憤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  
欲以十六縣之衆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  
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  
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  
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哉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  
其言八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



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  
 在為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荆南幕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  
 往願依榦後守安慶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在位者忌之且慮榦  
 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遂歸里弟子日甚巴  
 蜀江河之士皆來借鄰寺以處之朝夕質疑如熹時沒後門人請  
 諡諡文肅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燹為臨川丞黃榦適知縣事伯燹見二  
 子而師事焉王栢執贄於基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  
 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淳固篤實  
 絕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不就屢薦屢召皆力辭卒諡文  
 定

王栢字會之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

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  
 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  
 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葬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  
 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  
 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惟四生  
 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  
 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  
 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  
 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



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諡  
文憲

陸九淵

附

子持之

楊簡

袁燮

沈煥

舒璘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  
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  
不是處初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宇宙二字解四方上  
下曰字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薦除國  
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九淵少聞靖康時事慨然有感於復讐  
之議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遂陳五論為給事中王信所  
愛遠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

翁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  
欠缺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  
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皆我註卿光宗即位知荆門  
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  
厚風俗不可訓者始寘之法荆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憂由  
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問道  
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  
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  
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



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  
 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老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  
 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諡文安初  
 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  
 熹以為切中學者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  
 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  
 之為敷繹之韓侂胄用兵持之憂時不憚乃見徐誼於九江時議

防江持之請擇僚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  
 為江守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以血氣盛衰為  
 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  
 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誼憮然又  
 之鄂謁薛叔似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皆謝歸理宗即位授修職  
 郎以疾致仕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授富陽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遂定師弟之  
 禮富陽民都服賈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  
 一府吏觸帥怒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  
 日實無罪必撻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  
 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知樂平縣楊石二少年為民害簡寘  
 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紹興五年召



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斥趙汝愚祭酒李祥疏辨之簡上書曰昨者危急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遭斥嘉定元年遷實錄院檢討官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私醮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曰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簡在郡廉儉自將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改工部員外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耶卽曰奏之不報寶慶元年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黼卽其地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淳安人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丞相喬行簡薦之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熟知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專靜乳媪置槃水於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調江陰尉浙西大饑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嘉定初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卽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



旁睨之彭龜年顯言其奸遂以罪去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  
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  
願陛下嘗存此心崇獎樸直何憂不治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  
訓有曰問則明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聞除禮部侍郎時  
史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奉祠卒變初入太學陸九  
齡為學術錄以道義相切磨後九齡第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  
事焉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後召為太學  
錄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  
唱名日序立庭下帝會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適私試  
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訕已請黜  
之調高郵軍教授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言於安撫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晏樂自如安乎汝諧屬  
煥條奏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芟舍  
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判  
舒州卒丞相周必大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晦益者  
三友叔晦不予愧也諡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  
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  
趨櫛風沐雨反為美境為徽州教授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  
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  
第一教官司業汪達首薦璘或謂達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  
官舍斯人將誰先卒薦之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  
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



然之陽春淳祐中諡文靖

贊曰註疏之傳朱集大成以道問學萬世所遵義理精微乃讓陸子稍假禪悟爰啟致知朱陸同異互相發明合異為同昭我儒林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六終

張呂陸劉蔡列傳第三十七

南宋書卷第四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栻附 忠恕

張栻字敬夫浚子師胡宏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敕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荅召為吏部侍郎時宰相謂敵衰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名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



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奏曰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今日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嘆息褒諭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宗正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惜者所以爲誤國也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且詣朝堂質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慚栻復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乃得如此人非惟不足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靖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簡州兵籍黥卒康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諸蠻感悅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兩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其虛詳情論罪不報栻求去與

祠卒年四十八

張忠恕字行父浚之孫時韓侂胄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



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從開禧末爲籍田令理宗卽位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宰輔率百僚請太后同聽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疾仁哲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耳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於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上封事陳八事一曰自冬徂春雷雪非時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是則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甚况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

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臣所不解也六曰近時儉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七曰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於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向來宗戚閹宦猶或間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己物薦舉獄訟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植立名節無隕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



比落職魏了翁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聞乎棊之教矣

呂祖謙

附 祖儉 祖泰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除太學博士輪對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攷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除祕書郎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

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遷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如曰臣下權任太重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懇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閉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



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

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沐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憶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似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沒郡人祠之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祖儉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寧宗卽位李沐論罷趙汝愚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訟汝愚沐皆爲罷之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今又終於斥逐臣恐鉗口



結舌之風一成不反豈國家之利乎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左右贊御於黜陟廢置之際車馬輻輳其門如市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寔寡也疏上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

前日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竊謂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冑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冑曰趙丞相去天下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曷若少徙內地侂冑亦悟得旨改送吉州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鉗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歿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冑其畧曰丞相汝愚有大勲勞今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冑童儒之師躡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曰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厮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曰乎椒房之親果有均乎凡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冑及師

旦而罷自強等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奏祖泰當誅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初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冀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其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陸令私贖其行侂冑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侂冑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恨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



南宋書 卷四十五 七  
能葬吾母爲可恨耳乃卒尹王柝爲具棺斂歸葬焉

陸九齡 附 第九節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九齡益肆力於學緝閱百家悉通陰陽星歷五行之說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請九齡主之門人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卽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教授與國地濱大江俗儉嗇

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樂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從容啟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於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弟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



劉清之 附趙蕃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祲郡檄視旱徒步  
 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  
 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民必有餓  
 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糴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  
 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粟者分  
 賑其鄉官爲主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發運使史正志  
 按部至筠俾集拘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  
 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貽之書曰謂羸資者皆  
 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通判鄂州  
 鄂大兵所駐兵籍多僞清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正之病者不藥  
 而聽於巫死則不葬而昇於火清之皆諭止之改衡州先是郡餓

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  
 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所職  
 而已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參  
 佐議論多在焉部使者惡之貽書臺臣論罷光宗卽位起知袁州  
 而清之疾作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  
 無慮可澄遂卒

趙蕃字昌父玉山人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  
 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句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  
 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書祠官之  
 攷者三十有一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旣耄猶患  
 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周必大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劉宰曰文  
 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謚



文節

蔡幼學 劉燾

附

楊泰之

劉愚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陳傅良有名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恥命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爲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權其人無一長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遂得下第遷校書中郎寧宗卽位

詔求直言幼學奏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効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韓侂胄用事幼學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常平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劉德秀劾罷奉祠八年有勸侂胄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爲吏部員外郎侂胄既誅餘黨尚塞幼學次第彈劾竄黜尤衆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銅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正除吏部侍郎趙師異除知臨安幼學言師異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權兵部尚書先是朝廷遣歲幣入金境適直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至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



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劉燾字晦伯建陽人受業於朱熹呂祖謙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僞學禁興燾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備勸講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之後宜加經理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益相其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

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長立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冬雷燾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則民心悅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於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田里之間非止一時之利也兼太子右庶子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卒諡文簡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宣撫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知果州踦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理宗即位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沒於房陵既行封諡又錄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

劉愚字必明龍遊人入太學有聲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器重之調江陵府教授與項安世葉適講論不倦移安鄉令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舍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破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門人私諡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杼機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告以束脩乃已有梁鴻風

贊曰斯文未喪亦各有創分途別流論高言放或通或闕精疎攸當道學淵源慶元為上

終卷

真德秀魏了翁等列傳第三十八

南宋書卷第四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真德秀 魏了翁 洪咨夔 許奕 史彌鞏 劉宰

應孟明 商飛卿 李舜臣 附子 心傳 道傳 牟子才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同郡楊圭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妻以女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擠之則嘉泰之失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駁事論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



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尚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發廩賑給竣事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

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人服其先見理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本晉廢而劉石變興唐廢而祿山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雪川之事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故事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次言雪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准蜀二關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不與眾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因言崔



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  
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式臨寧  
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  
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  
禮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  
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議遂格德秀屢進鯁  
言史彌遠憚之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等始駁德秀所主濟  
王贈典罷祠紹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  
杖而出諸邑二稅常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決訟自  
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  
皆勉期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  
之憂方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

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  
審之召爲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事神爽不亂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皆以公輔期  
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鄭清之挑敵  
兵中外大耗枉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譬  
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  
如此自佞胄立僞學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一槩禁絕德秀  
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迨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諡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  
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  
胄謀開邊了翁言國家財用凋耗人才衰弱未見可以勝人之實  
益急於內修姑緩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



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御史徐桄卽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嘉定府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國了翁察其所爲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至尊禮耆耇簡拔俊秀勸學詣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俗爲之變嘉定八年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諡十五年入對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又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祕書監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理宗卽位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治喪弗度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十餘人

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切至而了翁以疾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彌遠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遂上章乞復舊典一復三省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以強主威十復制閫以黜私意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上讀之感動與真德秀並召了翁直學士院八對論故相十失猶存晝漏下四十刻而退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謂了翁知兵乃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龍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以爲不可適邊驚沓至了翁嫌於避事遂受命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



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詔宰臣飲餞關外酌  
 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甫二句名爲僉書樞密院事始執政謀  
 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遽召還嘉熙元年疾  
 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酌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諡文  
 靖賜第宅蘇州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邱壽雋代與之  
 爲帥金攻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詣壽雋言曰金人攻楚必未  
 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必來矣第當遠  
 斥埃精間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  
 人果來某當身任之已而金人果遁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  
 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  
 帥乃命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

近辭曰今當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若先及門生故吏自示人私  
 也不受惟往來効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告其民曰母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祕書郎會詔求直言慨然  
 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史  
 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對言李全必爲  
 國患於是李知孝等交論鑄二秩讀書故山彌遠死召拜監察御  
 史咨夔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乃上疏曰臣考古治亂之原權歸  
 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奚政之  
 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奚權之攬此八柄馭羣臣所以獨歸  
 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收還而股肱  
 亦坐政事堂以治事大權大政畧舉矣然中書做端大者有四自  
 用自專自私自固願陛下宣示臣言俾大臣懲往轍而圖方來以



南才書 卷四十一 五 掃葉山房  
仰稱更始之意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  
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  
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爾志  
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  
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  
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監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不  
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八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按定疾視善  
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擢咨夔中書舍人上在位踰一紀國本  
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史  
嵩之八相力求去加端明殿學士卒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  
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  
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  
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廟堂之議外庭  
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所言皆侂胄所不樂道  
使金奕詣執政受指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  
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外此其可從乎當死  
守之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  
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和不可恃宜葺紀  
綱練將卒使屈信之權復歸於我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成  
以言事去職奕疏力争後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為諱諫  
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况疏遠乎夏旱求言奕  
言當行實政不可責償於禱祀之間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醮  
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內



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每進讀至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若此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經筵不徒設矣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躓之出知濬州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米在大八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迓安邊司夷酋王榮浮櫛木萬計入賈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以百口保之宇文紹節亦曰僕願百口以保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知潼州府民相與祠東山僧舍會金渝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又言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與祠還家草遺

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為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以諷諫焉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入太學彌遠柄國抑掩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嘉熙元年都城火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乎出提刑江東歲旱謂賑荒在得人俾釐戶為五甲乙以等第賑糶丙為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甚多召為司封郎以兄子嵩之八相引嫌句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皦然不污有如此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有持妖術者皆禁絕之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不讀周程書方得試宰曰平生所學者何不書狀授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即毀其祠斬其首以徇鉤索皆出人意為浙東倉司幹官亟引告歸江淮制置黃度辟之宰辭執政貽書峻辭以絕理宗即位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及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宰置義倉為粥以與饑者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求不獲無田產廬子女長大未婚嫁者皆汲汲經理無倦色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有漫塘文集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葛邲王蘭薦為敕令所刪定官它日宰相

進擬孝宗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悉以聞因問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諮訪之廣西謀帥帝曰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日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廣西經路安撫寧宗即位權吏部侍郎卒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商飛卿字翬仲臨海人累官工部郎官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節縮浮苛糧饟以時斂散稍稍以裕聞擢戶



部侍郎佐冑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李舜臣字子思并研人紹興末舜臣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乾道二年朝廷旣罷兵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議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之絀下第調安仁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憇爲亟出慰勞遣之遷宗政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遂於易常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合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

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二十二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子心傳道傳性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魏了翁之薦爲史館校勘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端平三年召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勞不加振德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之人四面而起如此而望五福來備是緣木求魚也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暑無罷日則使民病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炫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却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願亟降罪已之詔以回天心



未幾奉祠卒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嘗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道傳字貫之少長讀河南程氏書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調蓬州教授吳曦反遣客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反曰彼素非雄才人心離怨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覬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脅道傳遂棄官歸嘉定初遷沂王府小學教授沂府有母喪例進秩道傳曰有襄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薛極胡榘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傾危之人進矣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傳斃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濠又堤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真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

谷必至全活甚衆卒諡文節道傳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盡得遺書讀之於經史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作於詩文曰學未至不暇作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

性傳字成之遷起居舍人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輕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羣臣阻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致仕卒

牟子才并研人生期歲舉家殲於盜小姑以甕覆之得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者咸奇之學於魏

希真山房



了翁李方子嘉定十六年登第對策詆史彌遠辟四川茶馬司差遣茶使衆人遇之子才拂衣去李心傳奉詔卽成都修四朝會要辟檢閱文字遣之文州視王宣餉道遇宣曰敵臨境毋往子才不可視軍庾而還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翼日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不果通判吉嚮歷遷太常博士徐霖言鄭案趙與憲不報子才言案尤無德請先罷之鄭清之誤引別之傑共政子才以張禹孔光責之清之愧謝浙閩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又言諡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自請徐經孫以劾厲文翁降官子才書行帝曰謫辭皆褒語可更之

草諭詔有戒敕語似道不樂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不報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堂補外宋臣自辭內職吳子聰之姑女冠得幸子聰因進知閣門事子才繳之帝命書行子才力言不可丁大全與宋臣表裏子才嘗寫高力士脫靴圖爲之贊宋臣怒與大全合謀嗾御史劾子才在郡貪狀降兩官帝以問吳子明子明曰臣嘗至其家四壁蕭然陛下母信讒言帝疑之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戴慶炳曰臣憶子才會劾子明之兄子聰帝悟遂解似道入相素憚子才目爲吳潛之黨以禮部侍郎召子才辭帝賜御筆曰朕久思卿其爲我強起及入見帝慰諭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忤權貴輒竄流子才請量移放還每直輒召對內



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贊曰士有正氣在能自立真魏洪許卓犖仡仡輩宰應商介然不惑舜臣父子有學有識子才侃侃不阿寧激俱爲純臣無愧呂式

百代言行傳卷第二十八終

邱密王居安等列傳第三十九

南宋書卷第四十七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邱密 王居安

汪綱 方信孺

附王楫

葉適 附

薛叔似

李璧

吳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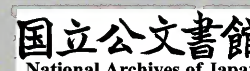
吳柔勝

沈作賓

附

衛溼

邱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帝察其忠不譴也出知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勑築三月堰成三州烏鹵復爲良田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晦與統天歷不





合密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  
王抃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迓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  
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恨之訾密  
不禮金使子祠光宗卽位擢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密素以  
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  
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乞選他  
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  
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服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  
軍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韓侂胄  
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寧宗卽位召入奏韓侂胄  
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

可與其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也然兵  
凶戰危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  
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  
矣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翻然而改  
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  
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金人未必  
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我常有勝勢若釁自彼  
作吾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撫兩淮報曰  
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不悅升江淮宣撫使  
時宋師進圖宿壽旣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  
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  
之罪因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



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攻淮南或勸棄廬和州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於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璧還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張巖代之侂胄誅為江淮制置大使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

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為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忠義性然也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睦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與凡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孝睦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淳熙中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遷校書郎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



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  
之御史迎意論劾奉祠踰年起知興化軍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  
崇侈俗洩銅鏹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直  
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  
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臣  
之明白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  
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叔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  
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  
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  
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權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  
壯者死鋒又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暴口盈野軍需科擾海內騷  
然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外則專

制二府內則窺伺宮禁姦心逆節縱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釁  
未解儻不明正典刑何以謝天下時太府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  
呂祖泰直言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趙彥逾與  
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  
與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啟侂胄專政之  
謀汝愚之斥死彥逾力居多陛下乃使同升不幾薰蕕同器乎疏  
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  
卽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  
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  
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雷孝友論其  
越職奪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四明楊簡避逅山陰道中謂此舉  
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後知隆興府初盜



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兵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江西帥欲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乃陰治械外送欵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放兵四劫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以居安爲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黃山勝之賊走韶州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愛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謂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居安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勝卒知虞傑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

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疑元勵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可成卞莊之功世傳擒元勵以獻元勵旣誅世傳以功員恃益驕蹇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爲方畧遣兵合圍之世傳經死羣盜次第平居安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刻石紀功以言者罷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名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王之歸蓋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子祠理宗卽位知福州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論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居安至汀而賊已至



郡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强好大喜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劔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卒贈少保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淳熙末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曰強毅自任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綱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則淮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耶調平陽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盤踞萬山問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能亂順者得食

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知蘭溪決擗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又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眾擢監左藏屬金人殺其主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諭之曰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聽其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知高郵軍陸燦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



烏鹵守毛澤民置石碓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增修之  
 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  
 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母意請下金陵糴三  
 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  
 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  
 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  
 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使訪綱  
 備禦孰先綱曰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  
 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通  
 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  
 年慶歷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  
 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

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鬪用乃  
 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  
 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耶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  
 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  
 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  
 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荒瘠之地不  
 難辨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  
 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畊澮墾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  
 使民有餘蓄晁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以歲久弊滋告窘綱挾摛隱伏課乃更羨綱約已  
 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改浙東提刑禱雨龍  
 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為異



南齊書 卷四十七 七 補齊山房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進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蕭山有古運  
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  
丈復創牯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發以達城  
闌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不問晝夜利涉忘勸屬  
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濼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  
田閭寢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  
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  
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紹定初致仕  
卒越人聞之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機神明銳在越佩四印文書  
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  
爲文長於論事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韓  
侂胄舉恢復之謀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  
遺敵書然莫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充  
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  
高子仁止於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  
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見金左相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  
后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  
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



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增幣已爲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遺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曰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柎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柎白廟堂信孺辨折敵人於強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柎當其易柎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知真州卽北山園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



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  
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  
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  
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奉祠信孺性豪爽揮金  
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後車使北時年方三十既齟齬歸營屋室巖  
竇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祖倫使北死孝宗官之調通州海門尉捕劇賊十七  
人獄成不受賞韓侂胄誤起兵端尋思繼好凡七遣使無成績遣  
方信孺往將有成說坐白事忤侂胄得罪乃使柟持書北行柟拜  
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  
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  
主上英斷去之何難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已擊死

柟為之驚駭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  
朝廷有旨遣其來議和宜詳議以報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  
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許奕為通謝使柟為參謀柟自軍  
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  
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  
論以柟不掩人揚已多之致仕卒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龔茂良薦之遷博士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  
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  
何彼之乘時自吾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  
自為不可耳朱熹為林栗所劾適疏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  
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  
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不報光宗嗣位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不朝重華宮者七月適見上力言既而帝兩詣重華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已而事復浸異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因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寧宗即位表奏皆趙汝愚與適裁定臨朝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汝愚既相侂胄怨望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為胡紘所

劾後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召對言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圖報方來帝嘉納之初侂胄舉海內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侂胄將啟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思報積恥蓋欲改弱而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今或謂金已衰弱姑先開釁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事也侂胄欲藉草詔以動中外改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敗侂胄懼除適知建康并沿江制置使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幕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



石將徐緯率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刃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吾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二千家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有警則增募新兵并堡塢居民通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砮焚糧之用三堡就流民漸歸雷孝友劾適附佞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卒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佞胄欲開兵端以適有大讎未

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名還每奏必言當審而後發第出師時適能曉以利害禍福則佞胄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嘆息云

薛叔似永嘉人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民困滋甚孝宗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時置補闕拾遺上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遂勸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開納時佞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又料敵必侵光黃委陳謙按行伍關金果八侵時



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  
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  
侂胄誅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叔似雅慕朱熹窮道  
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李璧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  
曰此謫仙材也孝宗嘗問熹卿諸子孰可用熹以璧對寧宗卽位  
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  
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  
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璧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  
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  
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又論襄陽形勢深以腹  
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

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  
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  
曷克不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  
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前祖宗之  
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矣疏奏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論雖公特  
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一夕  
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摘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  
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拜  
參知政事金使來微示欲和意邱密以聞璧貽密書俾遣小使致  
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璧言張浚  
以討賊復讎爲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



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璧力言邱密素有人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密耶吳曦叛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璧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冑侂冑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其政或勸其速去母與侂冑分禍璧曰噫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侂冑迄誅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譎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事璧實與聞乃復官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大將張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固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璧曰審爾必多殺士

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尋奉祠卒諡文懿璧嗜學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等書若干卷璧父子與弟塏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敘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盜李接陷鬱林等州焯誅南流縣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光宗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潔身奚益傅良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除監察御史會僞學禁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



謂亂政獵旣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利鈍異其心未有過於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不合尋劾罷久之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遺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於上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於下海分高沙東樊之流歷南紀楚望諸門東滙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邊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遊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援竟陵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反蜀

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調大軍分道夾擊金人引去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於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充四川宣諭使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諡文定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父講伊洛書已知持敬之學不妄言笑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將置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中知隨州時再議和好戒開邊隙旁塞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臯有馬爲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臯臯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帳下孟宗



南史書 卷四十七 十五 荆楚山房  
政扈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亡命千人立軍曰忠勇  
卒諡正肅子淵潛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  
刀稱上意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  
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慶元初帥  
浙東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  
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八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  
萬有奇丹獲未做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  
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  
旨而後興役上首肯而修奉者不樂也知平江府郡有使臣故海  
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旣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強勇幾千人置將  
曰義士復募城內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

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  
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梃吏姦閱三月有  
半年之儲後知隆興府在郡搏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  
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致仕卒  
衛涇崑山人淳熙進士第一與誅韓侂胄有功累官參知政事歷  
事三朝出入中外嘗言官爵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與朱熹友  
善熹卒取書注刊行之卒贈太師諡文節

贊曰宗卿明畧資道決幾仲舉勤理孚若善辭正則鎮定季  
章委蛇二吳賓王才猷各施播志呈緒國安以資

南史書列傳卷之三十九終



軍三頭出入中代嘗言官稱自育安台台諸千古不與與米煮丈  
 論聖貴山人尊照數士策一與精韓公曾育也累官參政與專壘  
 資肅平主未嘗熾美以半體相臣辭相半縣本執燈升卒  
 半平之論對映奎與執印推辭幾二十餘萬餘計圖請熾請陳升  
 籍因八戰拜京京金鍊勤支日升資善殿員外郎與參閣三民育  
 賦官軍而彈射善關敵之公是益不贊台為可陪封復軍與之

楊巨源安丙等列傳第四十

南宋書卷第四十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楊巨源

附楊震仲

史次秦

安世通

李好義

劉甲

安丙

附吳曦

陳咸

張威

張詔

楊輔

楊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應進  
 士武舉皆不中劉光祖薦之陳煜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  
 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吳曦叛巨源結義士三百人給  
 其錢糧有遊奕張林力挽二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  
 人皆為曦所忌巨源因與深相結曦脅安丙為丞相長史眉士程  
 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乃  
 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  
 邪丙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



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衛且干人事必難濟聞孰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畧謀乃決巨源憂事寢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詔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鬪聞有詔皆卻巨源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丙奏功於朝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丙素惡忠銳命巨源圖之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邪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丙欲去巨源未有以發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丙召巨源巨源疑焉有高岳成者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還幕府丙密令輅收巨源巨源不知以爲謁已也語畢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叱之則已爲驅至



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曰若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閩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恨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語之曰此好一片墓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自殪聞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流涕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錢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遂成此禍李珙投匭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吳曦叛馳檄招之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郭鵬飛代震仲趨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三鼓呼左右索湯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於蕭寺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禍不及妻子人孰無死有子能自立卽不死也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吳獵宣諭西蜀爲請廟謚名其廟旌忠謚節毅史次秦眉山入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日盡腫次秦母聞卽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



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槁  
土豪巡檢也曦叛四川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攜老稚順嘉陵而  
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  
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  
王民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  
鬼遂赴江而死

安世通本西人隱居青城山中吳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公初得  
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其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  
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  
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不  
知輕重如此且曦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  
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

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  
陵請吳獵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李好義下邳人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爲興州正將曦以蜀  
叛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  
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以其謀  
告之貴遂約李彪等好義又密結黃術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  
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  
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  
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安丙以主事旣而君玉與李  
坤辰來坤辰因言丙與楊巨源陰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坤辰約  
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旣來斷曦之  
臂矣遂與好義約舉事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



姓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各以黃帛爲號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有勇力撲貴仆於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其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亟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王喜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齋十日糧可濟丙從其

請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迎拜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知西和州卒諡忠壯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欲刃好義丙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旣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寃之旣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丙乃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朝廷亦慮喜爲變授節度使而死

劉甲字師文父著堇龍游因家焉甲累官實錄院檢討使金至燕山伴使完顏某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



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累升河北安撫甲謂荊州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遣址浚築亘四百里程松爲四川宣撫以甲知興元府時蜀口出師敗吳曦焚河池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甲告急於朝乞下宣撫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曦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信之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知鄂州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

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趨還任楊巨源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旣而璘果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鏹藏之未幾金進屯八里山甲分兵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朝廷以書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叛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夔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夔成法措置從之命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賈賄賂



也甲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丙增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卒於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清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吳挺為帥知其才邀致之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使金人入成州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曦僭號建官以丙為丞相長史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為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後事已分付安子文矣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僭位凡四十一日誅衆推丙受事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亟召安

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於是密降帛書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以丙知興州安撫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時都統孫忠銳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破金砦克之丙忌忠銳貪功檄其速還鳳州以關鑰付陳顯大散關復失丙遣楊巨源策應巨源至鳳誘斬忠銳遂坐以附偽進表之罪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以攻為守詔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不可欲越不敢天水雖不可守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犄角鳳州秋防原尤為險絕吳玠常作家計砦正扼鳳州之後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勸其力辭升四川



制置大使兼知興元謀知金人遷汴丙使何九齡夜襲秦州敗歸  
麾下將王大才執九齡斬之訟丙於朝詔丙改湖廣安撫使至官  
政尚嚴酷轉運判章徠効丙不報丙尋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  
心金人乘之入武休關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聶子述代之丙子  
癸仲知果州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檄癸仲節制  
軍馬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  
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四川大震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  
起賊未即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詔起丙為四  
川宣撫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  
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  
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代宗有  
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今蜀道俶擾起卿燕閒勉圖雋

功以濟國事賊負固於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  
之路以困之俘獲張福等丙命嚮王大才以祭九齡班師移治利  
州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  
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  
翁遺書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  
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  
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其肯辦錢穀  
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責楊嗣勳不能主議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  
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  
丙尋卒諡忠定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累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畜異心  
因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與州駐劄兼利西安



撫使曦至鎮諧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兵權悉歸曦開禧二年詔  
 曦為四川宣撫副使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  
 宣司勢均禮敵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  
 權又歸於曦曦與從弟覲等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  
 和鳳四州於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按兵河池不進  
 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  
 金人攻西和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金遂破大散關曦  
 退屯置口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持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  
 曦密受之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  
 意衆失色王翌楊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  
 朝墮地矣祿禧王喜等皆稱賀聽命陳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正  
 月曦引金兵八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

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元年其伯母趙叔母劉唾罵之曦  
 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曦所統軍七  
 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  
 襄陽侂胄知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言吳  
 覲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史次秦塗其  
 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翌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申家大  
 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台江  
 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遂與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李貴等  
 皆有謀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  
 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因捕曦二子從弟覲及姚淮源等函  
 曦首獻於朝詔曦妻子俱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  
 坐



南齊書 卷四十一 九  
陳咸字逢儒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程松辟之咸貽書論兵  
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  
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聞  
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不  
能用副使吳曦視松易置將兵不關正使松務爲簡貴咸憂之  
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立關堡杜支徑以備  
不虞松又不能用曦叛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  
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咸答書勸其稟  
命曦既誅安丙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商榷利病  
兵政財計合爲一家覈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并  
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  
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

疏而導之自益昌至於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  
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咸曰敵至而慮無及  
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卒諡勤節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帥郭杲乃令戍  
邊開禧用兵與金人戰輒捷吳曦既誅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  
登遂取西和威名大振嘉定十二年金人攻成州威自西和退保  
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遂入  
興元利州安撫丁焞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  
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  
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兵敗金人  
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  
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遺書速威進救蜀威感激夜



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金斗鎮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興元叛兵張福作亂號紅巾隊焚利州遊騎在潼漢關將窺成都乃遣威提精兵自劔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擒福戮之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士信會夏人於鞏命威向秦州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權是歲卒於利州威初在行伍以勇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鶻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棊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陳敵皆靡荆鄂多率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

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指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張詔成州人少隸張浚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興五年知興州代吳玘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請分爲東西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汝愚欲以吳曦爲文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



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在興州甚得士心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升利西安撫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岳言統制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密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卽益昌領事尋知成都兼本路安撫韓侂胄以吳曦爲四川宣撫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四川制置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遷延兩月但爲去計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請所來聞者皆信曦旣誅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檄奏言

安丙才力强濟乞以事任付丙朝廷詔輔赴闕踰年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江淮制置卒

贊曰源義誅逆不賞受賊安丙無功得位戕忠甲輔碌碌咸威感感賞罰如是難言臣事

南宋書列傳卷之四十終







